

# 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生命意义的关系：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消极应对方式的 调节作用

张颖<sup>1</sup>, 周玥<sup>2</sup>, 杨硕<sup>3\*</sup>

<sup>1</sup>沈阳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辽宁 沈阳

<sup>2</sup>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sup>3</sup>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2日

## 摘要

目的: 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生命意义的关系及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ASLEC)、消极应对方式问卷、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和生命意义感量表(MLQ)对安徽省和辽宁省的465名初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负性生活事件能够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beta = -0.28, t = -5.28, p < 0.001$ ), 亦可负向预测积极心理资本( $\beta = -0.66, t = -20.23, p < 0.001$ ), 积极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beta = 0.36, t = 6.56, p < 0.001$ ); 消极应对方式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对积极心理资本( $\beta = 0.21, t = 6.79, p < 0.001$ )的预测作用显著。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 还可以通过积极心理资本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 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积极心理资本之间起调节作用。

## 关键词

负性生活事件, 生命意义感, 积极心理资本, 消极应对方式, 初中生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张颖, 周玥, 杨硕(2026). 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生命意义的关系: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进展*, 16(5), 118-126. DOI: 10.12677/ap.2026.165244

**Ying Zhang<sup>1</sup>, Yue Zhou<sup>2</sup>, Shuo Yang<sup>3\*</sup>**<sup>1</sup>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sup>2</sup>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sup>3</sup>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Received: March 30, 2026; accepted: April 30, 2026; published: May 12, 2026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adolescents'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long wi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46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Anhui and Liaoning provinces, using th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NCSQ),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 (PPQ),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Results:** Nega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ly predicted both meaning in life ( $\beta = -0.28, t = -5.28, p < 0.001$ )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 $\beta = -0.66, t = -20.23, p < 0.001$ ). Conversel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ositively predicted meaning in life ( $\beta = 0.36, t = 6.56, p < 0.001$ ). Th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 $\beta = 0.21, t = 6.79, p < 0.001$ ). **Conclu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meaning in life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 it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Keywords****Negative Life Events, Meaning in Lif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学生不仅面临着生理上的变化，还承受着自我认同、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等多重考验(李洁, 2025)。同时，各类心理困扰、心理问题也明显增多(刘智佳, 2025)。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它不仅关乎着学生的学业成绩，更直接对于学生未来的人格发展、社会适应能力及生活幸福感有重大影响(李洁, 2025)。过往的研究中显示，良好的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有助于减少抑郁等心理问题或者自杀行为(张潮, 靳星星, 陈泓逸等, 2021)。初中时期，学生正在面临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以及学业上的压力，这种变化以及学业压力会降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刘雨佳, 盛靓, 徐柳青等, 2023)。近年来，人们面对的负性生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损害人体的正常机能，进而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Humphrey & Vari, 2021)。目前关于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多从外部层面来探究其机制，较少从个体层面出发(如积极心理资本)去揭示其作用路径。因此，从个体层面探讨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提升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感体现为个体对存在意义与寻求意义的感知，前者指个体懂得自身所处外部环境的存在形势，以及自身在客观外部条件里有着怎样的意义；后者指个体查找、构建跟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并明

确生命目标以及尝试实现自我(聂晗颖, 甘怡群, 2017)。Steger 等人认为, 生命意义感是个人发展的关键部分, 能让个体更透彻地认识自身价值, 主动向外界去发掘价值, 为达成自我愿景、追求社会化目标、明确目标以及发展自身社会价值而不懈努力(Steger et al., 2006)。生命意义感是影响初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 生命意义感越充实的个体, 主观上将会有更强的体验幸福的能力(Demir et al., 2023), 生命意义感相对较高的人, 更易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支持, 能够更顺利地构建起积极的生活信念, 能更明白地界定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人生目标与自我实现任务(胡明慧, 陈羽, 张晓文, 2020; 林苏伟, 朱丽雅, 2025)。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等客观环境对个体的身体、心理、社会价值等方面产生负面效应的刺激性事件, 诸如升学受挫、亲友去世、关系破裂等事件(刘贤臣等, 1997)。这些事件大多会让个体有痛苦的情绪体验, 进而引起个体正常行为改变, 因而对个体的日常行为带来显著改变(Zhang et al., 2025)。负性生活事件跟自杀意念有着紧密关联(Liu et al., 2024)这类事件呈现出突发性特点, 易于引发个体应激状态下的生理唤醒, 若个体不能对负性生活事件引发的生理变化加以调整, 可能会在现实状况中产生强烈的危机感(Liu et al., 2024)。初中生遇上负面生活事件, 尤其是面临压力性事件时, 会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 由此降低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张玲玲, 2022), 提高个体生命意义感, 是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对其心理健康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沈翔鹰, 2020; 林苏伟, 朱丽雅, 2025),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1: 负性生活事件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基于自我损耗理论(Ego Depletion Theory)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的双重视角, 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心理资本的作用机制可从资源消耗与保护机制展开分析。这一观点与 Hobfoll (1989)的资源保存理论呼应, 该理论强调个体具有维持和获取核心心理资源的内在需求, 当遭遇压力性事件时, 高心理资本者可通过资源保护机制缓冲负面影响, 心理资本较低者则因资源耗竭导致适应功能受损(程利娜, 黄存良, 郑林科, 2019; 薛萍, 2025)。有研究证明, 积极心理资本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积极心理资本是影响个体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因素(刘轩, 瞿晓理, 2017)。于是, 提出假设 2: 负性生活事件、积极心理资本和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为显著相关, 积极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关于应对方式的研究, 张林等人认为应对方式又称作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 是个体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采用的认知行为方式, 是调节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个体身处压力情境中, 为缓解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采取的认知行为策略(黎润新, 陈建梅, 2016; 王钧玥, 2023)。心理健康的素质-应激模型指出, 面对压力时, 个体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根据压力应对理论, 应对方式是压力源与压力知觉间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 积极应对方式能够缓解工作压力源与压力知觉间的关系, 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加剧这一关系(刘小燕, 杨丽尧, 王选等, 2025)。研究发现, 消极应对易导致负面连锁事件, 影响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状况(牛更枫, 郝恩河, 孙晓军等, 2013)。且相关研究证明, 积极心理资本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陈蔓莉, 2024)。因此, 提出假设 3: 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起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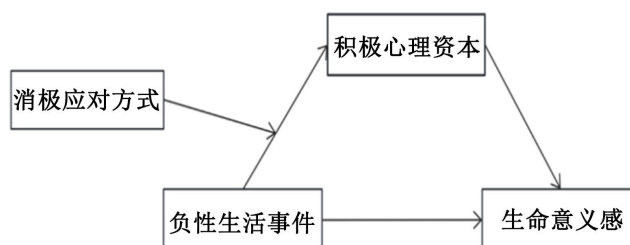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从积极心理资本的角度出发,考察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并探讨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于是,我们假设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路径有两条,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形成本研究的假设模型(见图 1),以期对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提高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安徽省和辽宁省的 465 名初中学生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65 份,回收有效问卷 45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7%。其中男生 229 人(49.9%),女生 230 人(50.1%);初一 152 人,初二 157 人,初三 150 人。

### 2.2. 研究工具

#### 2.2.1.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ASLEC)

采用由刘贤臣等 1997 年编制的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一共 27 个条目,包括 6 个维度,分别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与适应以及其他,采用 5 点计分,“没有影响”记 1 分,“极重度影响”记 5 分,其中分数越高,表明事件对初中生群体的学生的影响就越重大,分数越低表明事件对初中生群体的学生的影响越轻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 0.911,表明该量表信度良好。

####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MLQ)

采用由美国学者 Steger 编制,我国学者王鑫强(2013)进行本土化修订的生命意义感中文修订量表(C-MLQ),一共 10 个条目,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每个维度各 5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完全不同意”记 1 分,“完全同意”记 7 分。两个维度总分和越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58,说明生命意义感量表信度较好。

#### 2.2.3.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

采用由张阔等 2010 年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一共 26 个条目,包括 4 个维度,分别是韧性、自我效能、乐观与希望,前两个维度各有 7 个条目,后两个维度各有 6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完全符合”记 7 分。总分数越高表示参与者的心理资本越高,总分数越低意味着参与者的心理资本越低。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24,信度良好。

#### 2.2.4. 消极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由解亚宁 1998 年编制的消极应对方式问卷,该子问卷有 8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从不采取”记 1 分,“经常采取”记 4 分。总分数越高,一个人越有可能使用消极应对策略,而总数越低,一个人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小。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11,拥有良好的信度。

## 2.3. 数据处理

对回收后的无效数据进行剔除后,采用 SPSS 30.0 软件以及 PROCESS 4.1 程序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研究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在对数据的所

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时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3个,且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6.85%(低于40%的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 3.2.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负性生活事件、积极心理资本、消极应对方式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均为显著相关,且年级和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因此,在本研究中把年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sults ( $n = 459$ )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n = 459$ )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性别	1.50	0.50	1					
年级	2.00	0.81	0.08***	1				
负性生活事件	2.64	0.87	-0.34***	-0.39***	1			
积极心理资本	4.33	0.95	0.41***	0.47***	-0.74***	1		
消极应对方式	2.55	0.91	-0.28***	-0.31***	0.49***	-0.46***	1	
生命意义感	4.27	0.90	0.34***	0.37***	-0.59***	0.62***	-0.43***	1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下同。

### 3.3.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 PROCESS4.1 程序里的模型 4 进行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后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beta = -0.52, t = -12.92, p < 0.001$ ),假设 1 得到验证;引入积极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beta = -0.28, t = -5.28, p < 0.001$ )。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心理资本( $\beta = -0.66, t = -20.23, p < 0.001$ ),积极心理资本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beta = 0.36, t = 6.56, p < 0.001$ )。表明积极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详见表 2。

**Table 2.**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2.**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sup>2</sup>	<i>F</i>	$\beta$	<i>t</i>
生命意义感	年级				0.03	0.30
	负性生活事件	0.61	0.37	67.86***	-0.52	-12.92***
积极心理资本	年级				0.14	2.01*
	负性生活事件	0.77	0.59	163.90***	-0.66	-20.23***
生命意义感	年级				-0.02	-0.30
	积极心理资本	0.65	0.43	67.94	0.36	6.56***
	负性生活事件				-0.28	-5.28***

同时采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的两条路径在 95%置信区间上都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且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直接效应占比为 $-0.28/-0.52 =$

53.85%，积极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0.24/-0.52 = 46.15\%$ ，详见表 3。

**Table 3.** Bootstrap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3.**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的 Bootstrap 检验

	效应值	标准误差	95% CI 上限	95% CI 下限
总效应	-0.52	0.04	-0.44	-0.60
负性生活事件→生命意义感	-0.28	0.05	-0.18	-0.39
负性生活事件→积极心理资本→生命意义感	-0.24	0.04	-0.16	-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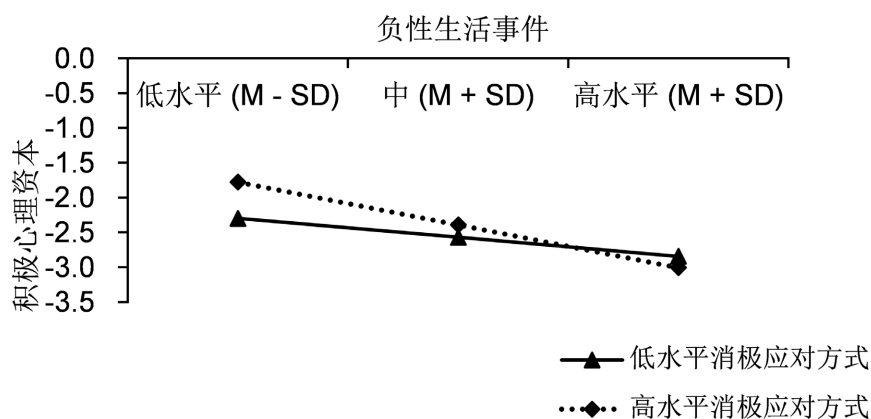
###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4.1 的模型 7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4 所示：负性生活事件与消极应对方式的交互项显著预测积极心理资本( $\beta = 0.21, t = 6.79, p < 0.001$ )，95%置信区间[0.15, 0.27]不包含 0，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对积极心理资本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方程 1 积极心理资本				方程 2 生命意义感			
	$\beta$	SE	t	95% CI	$\beta$	SE	t	95% CI
年级	0.22	0.08	2.74**	[0.06, 0.37]	-0.03	0.10	-0.30	[-0.22, 0.16]
负性生活事件	-0.50	0.04	-13.11***	[-0.58, -0.43]	-0.28	0.05	-5.28***	[-0.39, -0.18]
积极心理资本					0.36	0.06	6.56***	[0.26, 0.47]
消极应对方式	-0.10	0.03	-2.94**	[-0.16, -0.03]				
负性生活事件 × 消极应对方式	0.21	0.03	6.79***	[0.15, 0.27]				
R <sup>2</sup>	0.63				0.43			
F	130.59***				67.94***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图 2.** 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积极心理资本间的调节作用

同时,为理清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的实质,本研究还进行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不同消极应对方式下(取正负一个标准差  $M \pm 1 SD$ )负性生活事件对积极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见图 2。从图 2 可知,对于高消极应对方式的人来说,负性生活事件显著反向预测其积极心理资本( $\beta = -0.25, SE = 0.06, p < 0.001$ );对于低消极应对方式的人来说,负性生活事件依然显著负向预测其积极心理资本( $\beta = -0.75, SE = 0.04, p < 0.001$ ),只是回归系数有所降低。综上所述,以上研究结果共同支持了研究假设 3。

## 4. 讨论

### 4.1. 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假设 1 得到验证。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焦琪,赵慧,2020;张玲玲,2022;杨晓婷,张野,2023),表明初中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越低。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看,初中生正处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中的“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阶段,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是其核心发展任务。生命意义感正是基于自我认同而形成的重要认知——它回答的是“生命为何存在、生活为何值得”的根本问题。这种认知的建立高度依赖于三个方面: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人际联结的安全感以及环境的可预测性。负性生活事件恰恰会从这三个维度对初中生构成冲击:家庭冲突破坏人际安全感,使个体怀疑情感联结的稳定性;学业挫折直接否定其能力价值,动摇其自我认同;校园突发事件则打破环境的可预测性,引发对生活的失控感。

此外,初中生情绪调节能力尚不成熟,负性生活事件引发的焦虑、抑郁、无助等消极情绪往往难以自主疏导。当个体长期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会不自觉地放大生活中的负面体验,忽视积极心理资本的价值,进而逐渐丧失对生命意义的感知与追求(林苏伟,朱丽雅,2025)。例如,长期经历同伴欺凌的初中生可能因持续自我否定而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生活没有意义,最终导致生命意义感的丧失。

### 4.2.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内在机制。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积极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这一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削弱其积极心理资本间接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个体具有维持和获取核心心理资源的内在需求,心理资源(如自信、希望、韧性、乐观)直接影响其应对压力的能力。当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需要消耗这些心理资源来应对压力,而初中生正处于心理资源的积累阶段,储备量有限,更易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冲击下出现资源耗竭。本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与积极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恰好印证了这一机制。

积极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分别从不同层面支撑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自我效能感让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挑战,从而在解决问题中获得价值感;乐观使个体倾向于关注未来的积极可能性,避免因短期负性生活事件陷入意义否定;韧性帮助个体在挫折后快速恢复,减少负性体验对意义认知的长期冲击;希望则为个体提供明确的生活目标,而目标感正是生命意义感的核心组成部分。当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较高时,这些心理资源能够协同作用,帮助其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维持生命意义感的稳定;反之,若积极心理资本被严重削弱,个体便会失去这些心理支撑,进而陷入生命意义感缺失的状态(商婧琦,2022;周芳洁,范宁,王运彩,2015)。

### 4.3. 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积极心理资本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不同的消极应对方式

水平下，负性生活事件对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于负性生活事件，个体的心理资本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而引发生命意义感的降低，严重可诱发自杀等偏激行为(李少杰，李玉丽等，2018)。且这种调节作用呈现出低消极应对者更易受冲击的特殊规律。例如，有研究表明，消极的应对方式在初中生校园被欺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即越是遭受校园欺凌的初中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越差，且在应对方式的选择上他们更容易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而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导致本就岌岌可危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加雪上加霜(胡鑫，2024)。从心理机制来看，这与初中生应对方式形成的心理防御模式密切相关：对于消极应对方式水平高的初中生，长期采用回避、自责等方式处理压力，会逐渐形成一种被动适应的心理状态。他们可能已默认自己无法主动改变困境，因此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反而不会产生强烈的积极心理资本消耗感。而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低的初中生，往往更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策略，个体对自身积极心理资本的使用预期较高，他们相信自己的积极心理资本能帮助解决问题，因此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会主动调动自我效能、韧性等积极心理资本去应对。但当负性生活事件的强度超出其积极心理资本应对能力时，这种主动调动反而会导致积极心理资本的快速耗竭，使得负性生活事件对积极心理资本的冲击更为明显。

综上，负性生活事件通过消耗初中生的积极心理资本，间接导致其生命意义感下降，消极应对方式会通过调节积极心理资本改变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负面影响；我们要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协同合作，培育积极心理资本，改善消极应对方式，减少负性生活事件对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比如：应优先针对消极应对方式进行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如每周1次，持续6周，训练问题聚焦应对替代自责与回避)，同时通过希望目标设定、韧性故事分享、成功体验复盘等具体技术提升积极心理资本，从而阻断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损耗路径。

##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解释了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探究了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关于是否存在其他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因素，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其他中介因素来进一步解释。此外，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未来可结合教师、家长评价或行为观察等数据进行测量。

## 致 谢

感谢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硕老师在撰稿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新时代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提升策略与成效评价研究(L24BSH009)。

## 参考文献

- 陈蔓莉(2024). 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科教导刊*, (4), 142-145.
- 程利娜, 黄存良, 郑林科(2019). 生活应激源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36(4), 289-292.
- 胡明慧, 陈翔, 张晓文(2020).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8(5), 776-779.
- 胡鑫(2024). *初中生校园被欺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及干预*.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

- 焦琪, 赵慧(2020). 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3(6), 63-66.
- 解亚宁(1998).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6(2), 114-115.
- 黎润新, 陈建梅(2016). 初中生应对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4(9), 1402-1406.
- 李洁(2025).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 10(10), 58-61.
- 李少杰, 李玉丽, 尹永田, 李玉坤, 邱永奇(2018). 大学生心理资本在儿童期创伤与睡眠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现代预防医学*, 45(12), 2191-2194.
- 林苏伟, 朱丽雅(2025).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20(15), 128-131.
- 刘贤臣, 刘连启, 杨杰, 柴福勋, 王爱祯, 孙良民, 赵贵芳, 马登岱(1997).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1), 39-41.
- 刘小燕, 杨丽尧, 王选, 赵瑞敏, 高允锁, 王小丹(2025). 应对方式在护士工作压力源与压力知觉潜在类别之间的调节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3(9), 1368-1373.
- 刘轩, 瞿晓理(2017). 江苏青少年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44(19), 3564-3568, 3582.
- 刘雨佳, 盛靓, 徐柳青, 赵泰格, 高君杰, 辛素飞(2023). 无聊倾向与初中生学习倦怠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11(7), 430-439.
- 刘智佳(2025). 育人为本, 心育为先——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策略. *家长*, 24(4), 4-6.
- 聂晗颖, 甘怡群(2017). 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生命意义感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5), 923-927.
- 牛更枫, 郝恩河, 孙晓军, 周宗奎(2013).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6), 1022-1025.
- 商婧琦(2022). *负性生活事件对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 沈翔鹰(2020). 创伤经历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42(9), 48-52.
- 王钧玥(2023). *青少年同伴排斥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及其干预*.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 王鑫强(2013).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 764-767, 763.
- 薛萍(2025). *负性生活事件对初中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心理资本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牡丹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 杨晓婷, 张野(2023). 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关系: 基本心理需求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5(5), 137-140.
- 张潮, 靳星星, 陈泓逸, 侯文花(2021). 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9(6), 821-825.
- 张阔, 张赛, 董颖红(2010).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8(1), 58-64.
- 张玲玲(2022). 负性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2(2), 93-96.
- 周芳洁, 范宁, 王运彩(2015). 大学生大五人格、心理资本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3(12), 1866-1871.
-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6(6), 942-950.
- Demir, S., İşgör, İ. Y., & Yılmaz, Y. (2023). Predictive Effect of Meaning of Life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Research*, 18, 27-48. <https://doi.org/10.29329/epasr.2023.548.2>
- Hobfoll, S. E. (1989).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513-524.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4.3.513>
- Humphrey, A., & Vari, O. (2021). Meaning Matters: Self-Perceived Meaning in Life, Its Predictors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Behavioral Sciences*, 11, Article 50. <https://doi.org/10.3390/bs11040050>
- Liu, D., Geng, X., Zhang, F., Zhang, Y., & Li, X. (2024).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ity Theor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Article 1443474.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4.1443474>
-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 80-93. <https://doi.org/10.1037/0022-0167.53.1.80>
- Zhang, X., Zheng, Y., & Liu, G. (2025). Negative Life Events Predict Depressive Trend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vergener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Early Parenting Behaviour. *Memory*, 33, 59-72.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4.2404261>